

学术探讨

张景岳补肾治法特点探析

谭 学 林*

摘要 张景岳补肾治法的特点,主要是温阳补肾,从重从纯;同时重视养阴治形、填补精血以补肾;并能阴中求阳,阳中求阴。通过上述方法,创制了一系列的补肾新方,建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补肾治疗体系,对历代医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,至今这些治法及方药仍能有效指导临床实践。

主题词 补肾 @ 张景岳

张介宾,字会卿、号景岳,我国明代著名医学家。他是温补学派者,因其重阳主补的思想,被誉为“医门之柱石”。张氏一生在医学理论上进行了持久不懈的努力和探索,实践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并把二者结合起来,总结出许多创造性的见解,临证上他重视补肾,为此他创造了许多独具特色的补肾治疗法则,创制了一系列补肾新方,完善和发展了中医补肾治法,特阐述于下。

1 五脏之伤,穷必及肾

张氏论医,首重阴阳。他说“为人不可不知医,以命为重也;而命之所系,惟阴与阳,不识阴阳,焉知医理?”^[1]从总体上来讲,张氏临证治病,均以调补阴阳为治疗总则。张氏认为,阴以阳为主,阳以阴为基,人体必须阴平阳秘,方能维持正常功能,一旦阴阳失去相对平衡,便要发病,所以调补阴阳,甚为重要,然而调补阴阳,须从肾气为宜。他说:“治水治火,皆从肾气,此正重在命门,而阳以阴为基也。”^[1]命门为肾之精室,“天一”所居,真阴之府,精即阴中之水,谓之元精;气即阴中之火,谓之元气。肾乃阴阳之根,水火之源,故调补阴阳,当皆从肾气。从临床上讲,张氏认为:对于杂病,不论七情、六淫、饮食等病因,虽可起于心、肺、肝、脾,但“及其甚也,则四脏相移,必归脾肾”^[2]。临床上一般疾病又是虚者多,实者少,故治法上多健脾补肾。脾肾之中,尤以肾为重要。对于虚损证,“肾为五脏之本”^[2]为疾病最大之纲领,并谓“虚邪之至,害必归阴;五脏之伤,穷必及肾”^[2],指出治肾是“此源流之必然,即治疗之要着”^[2],其对虚证治疗,是通过补肾为主要途径来实现的,故张氏在补肾治法上,临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。

2 温阳补肾,从重从纯

因为补肾对疾病甚为重要,张氏从具体治法上进行了许多探索。首先,张氏的补肾治法特重专一精纯,推崇从重滋填纯补,并以温补为主。他说:“施治之要,必须精一不杂,斯为至善。与其制补与消,孰若少用纯补,以渐而进之为愈也。”“故用补之法,贵似先轻后重,务在成功。”^[2]如薛己用六味、八味补肾之法,他虽然推崇,但基于以上认识,认为真阴既虚,则不宜再泄,他只宗六味、八味之意,减去茯苓、泽泻、牡丹皮渗利清泄之药,另加滋填之品,并创左、右归丸,大补元煎等新方。他的纯补从重之法,特别对于大虚“精气大损,年力俱衰,真阴内乏”之人,“即从纯补”^[1](《类经附翼·求正录·真阴论》)以增强补益力量,认为是很有必要的。

张氏补肾治法,其辨证强调分清阴虚阳虚,即“以寒热分阴阳,则阴阳不可混”^[2]。“凡阳虚多寒者,宜补以甘温,而清润之品非所宜;阴虚多热者,宜补以甘凉,而辛辣之类不可用。”^[2]即“阳虚宜补而兼暖,阴虚宜补而兼凉”^[2]。因此,命门火衰,应当补肾阳;真阴不足,应当补肾阴。但对一般虚证或寒热见证不显著者,张氏持甘温有益寒无补的观点,提出“虚实之治,大抵实能受寒,虚能受热,所以补必兼温,泻必兼凉”^[2]的主张,张氏的补肾治法,是以温补为主的。就是对真阴不足者,张氏认为甘能滋阴,而“阴性柔缓”,肾阴“岂苦劣难堪之物能填补,矧沉寒之性绝无生意,非惟不能补阴,抑且散败真火。”^[1]他反对丹溪以知母、黄柏泻火坚阴之法,而主张以纯甘壮水、柔润濡养之品填补真阴精血。张氏补肾新方补阵方剂,大多数偏于甘温、甘平补阴,绝少用寒凉。张氏补肾以温补为主,反映了他的“阳非有余”、“阳常不足”的观点,对此他有一系列理论上的阐述,这在当时是对医者不重视阳气,并滥用寒凉的批判,是出于救偏补弊的需要。但从客观上却导致了补肾新法的确立,并推动了当时的临证实践。

在这种认识的启迪指导下,张氏勇于实践和创新,其注本草,独详参附之用。其创方如大补元煎(人参、山药、熟地黄、杜仲、当归、山茱萸、枸杞子、炙甘草)、右归丸、右归饮、六味回阳饮(人参、熟地黄、当归、白术、炙甘草)、大营煎(当归、熟地黄、枸杞子、炙甘草、杜仲、牛

* 贵阳中医学院,贵州省贵阳市东路1号(550002)

收稿日期:2000-07-19;修回日期:2000-11-10

膝、肉桂)等俱立法甘温,滋填从重从纯,而不杂入丝毫之苦寒。因其用药精纯、味厚、力专,一般能收效迅速。在《景岳全书》中,参附同用者比比皆是。其新方八阵中,姜附同用者,有四味回阳饮、六味回阳饮、四维散等;桂附同用者,有三气饮、左归饮、右归饮、右归丸等,俱温补从重从纯,并将此法贯串于其著述之中。

3 养阴治形,填补精血

张氏补肾,虽重在温补,但还善于补阴。温补不忘养阴,填补精血以治形,并常用柔润添精和某些血肉有情之品,是其补肾治法的另一显著特点。张氏治疗形质损伤及真阴不足的阴虚证,皆以养阴治形、补益精血为大法。何谓治形?“精血即形也,形即精血也。”^[2]精血是产生形体的物质基础,治疗形质损伤,应以补益精血为大法。而形成精血的根基,则源自命门的真阴。张氏认为,命门为真阴之脏,兼具水火,无论火衰水亏,都是有关真阴的亏损,而精血形质可以反映真阴的盛衰,故治疗形质损伤,滋养精血和填补真阴,其本质上是一致的。因此,凡是肾虚的阴精不足或阳气虚耗的水火不足之证,多以养阴治形、滋养精血为先务。实质上,养阴填补精血,即是后世常用的补肾之法。

张氏对外感、内伤各种疾病,无不重视养阴,反复强调“补阴之理”,这是强调了养阴补肾的重要性。他说:“夫病变非一,何独重阴?有弗达者必哂为谬。姑再陈之,以见其略。如寒邪中人,本为表证,而汗液之化必由乎阴也;中风为病,身多偏枯,而筋脉之败必由乎阴也;虚劳生火,非壮水何以救其燎原!泻痢亡阴,非补肾何以固其门户?臌胀由乎水邪,主水者须求水脏;关格本乎阴虚,欲强阴舍阴不可。此数者乃疾病之中最大的纲领,明者觉之,可因斯而三反矣。”^[1]例如他治伤寒,凡阴虚伤寒,液涸水亏,不能作汗,用补阴益气煎升散之(人参、熟地黄、当归、甘草、山药、陈皮、升麻、柴胡)。阳虚伤寒,邪难外达,以大温中饮峻补托散(人参、熟地黄、当归、甘草、白术、柴胡、麻黄、肉桂、干姜),两方均有养阴补肾之品。又如其治痢,认为久痢必亡阴,欲治痢而不治阴,非其治也。其治泻痢亡阴的代表方胃关煎(熟地黄、白术、干姜、山茱萸、炙甘草、白扁豆、山药)也有养阴益肾之品。

张氏在其具体用药上,最具特色之处,就在于善用熟地黄,由于其对该药应用上有独到的经验,被誉之为“张熟地”。他认为熟地黄是精血形质中第一品纯厚之药,具有“大补血衰、滋培肾水、填骨髓、益真阴……,性乎泉至阴之德,气味纯静,故能补五脏之阴”^[2],由于熟地黄能救阴、补精血,张氏广泛应用于一切精血亏损、肾水真阴不足之证。张氏新方补阵 29 方中,含熟地黄

有 22 方。张氏对熟地黄的配伍应用也很有心得,认为得升柴则能发散,得桂附则能回阳,得参芪则能入气分,得归芍则能入血分,通过如此配伍而扩大了应用范围。张氏重用熟地黄,是他补肾治形以精血为先的体现。对张氏应用熟地黄的经验,得到了现代医家的赞同,如裘沛然^[3]认为张氏善用熟地黄,是其用药上的独特之处,可治愈多种疑难病证。

除熟地黄外,张氏补肾方中,还常用当归、枸杞子、山茱萸、山药等作为补益精血之品,鹿胶、菟丝子、肉苁蓉、杜仲、巴戟天等品,虽药性甘温,但认为具有柔润添精作用,也常用作养阴填精之品。这里特别指出的是,张氏认为动物类药物即所谓血肉有情之品,多具柔润添精作用,常用来补肾填精。但张氏对这类药品的应用并不是很多,如常用的仅有鹿茸、龟胶、紫河车、阿胶、猪肾、羊肾等几味,但却开创了后世应用动物药补肾之滥觞。如叶天士以柔剂阳药滋培精血而通补奇经,固本复元,认为精血枯涸者,以草木无情之物以补益,声气必不相应,必用血肉有情之品培补身内之精血,在其临证中,往往采用动物诸胶、骨、髓、乳等^[4],这也是受到张氏养阴填精的启迪而有所发挥和变通的治法。张氏应用血肉有情之品补肾填精,但并不滥用,一般多用熟地黄等草本之品为主,对动物药常根据中医辨证和药物性味归经,选用其中最有效的几种使用,对此我们应有清晰明确的认识。

4 阴中求阳,阳中求阴

张氏深研阴阳理论,对阴阳互济之理有较多阐述,如“阴阳之理,原自互根,彼此相须,缺一不可。无阳则阴无以生,无阴则阳无以化。”^[2]又说:“盖阴不可以无阳,非气无以生形也。阳不可以无阴,非形无以载气也。故物之生也生于阳,物之成也成于阴。”^[1]由于阴阳存在着这种相资相根的密切关系,因此治疗上“善补阳者,必欲阴中求阳,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;善补阴者,必欲阳中求阴,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”,并进一步指出:“又有阳失阴而离者,不补阴何以收散亡之气?水失火而败者,不补火何以更生垂寂之阴?此又阴阳相济之妙用也”^[7]。他特别强调:“以寒热分阴阳,则阴阳不可混;以精气分阴阳,则阴阳不可离。”^[2]因为精能生气,气亦生精,精之与气,本自互生,故“善治精者,能使精中生气;善治气者,有使气中生精,此自有可分不可分之妙用”(《景岳全书·传忠录·阳不足再辨》)^[2]。张氏“阴中求阳”、“阳中求阴”的治法,被后世广泛应用于临床,尤如王旭高所说:“于精气两虚之证,补阴补阳之理,此老一生,颇多创获。”^[5]此成为后世治疗阴阳虚损疾病的典范。

张氏这种阴阳互济理论,应用于补肾治法中最为彻底,并以此创制了一系列补肾名方。如左归丸以滋阴补肾为主,方中熟地黄、山药、山茱萸、枸杞子、龟胶、牛膝以滋阴益精,又有鹿胶、菟丝子以补阳,是“阳中求阴,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绝”^[2]之意;左归丸温补肾阳为主,方中肉桂、附子、菟丝子、杜仲、鹿胶以温补肾阳,熟地黄、山药、山茱萸、枸杞子、当归以滋阴,即“阴中求阳,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”^[2]之义。其它如左归饮、右归饮,温散与补益营血兼用的大温中饮,附子、人参与熟地黄、当归同用的六味回阳饮,以及归地与二陈同用的金水六君煎等著名方剂,都是阴阳互济观点的体现。

张氏还通过阴阳互济的理论,将补肾治法中的补肾与补脾从用药上融为一体。如张氏常将熟地黄与人参伍用,他说:“故凡诸经阳气虚者,非人参不可;诸经阴血虚者,非熟地不可。人参有健运之功,熟地禀静顺之德,此熟地之与人参,一阴一阳,相为表里;一形一气,互主生成,性味中正,无逾于此,诚有不可假借而更代者矣。”^[2]在其新方补阵中,人参、熟地黄同用者有大补元煎、五福饮、七福饮、三阴煎、五阴煎、补阴益气煎、两仪膏、赞化血余丹等八方,正是通过阴阳互求之意,在补肾方中融补脾药为一体。其它如黄芪、炙甘草等也常融于补肾方中,这是通过阴阳互济开创了补肾治法中脾肾双补的治疗思路,虽张氏之前有薛己等已有这种治法,但具体用药上不及张氏影响深远。张氏稍后如李中梓等,将其脾肾学说的脾肾互济同治法作为临证治病的重要方法^[6],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而提高了疗效。当代著名中医学家关幼波治阳痿^[7],用脾肾互济法(即七分肾药,三分脾药),取效甚速。现代中医药疗法治疗疑难病,诸如癌症、血液病、乙型肝炎等,以及老年病、五官科、骨伤科疾病,多有取法于此。

另外,张氏在总结阴阳互济治则时,推导出“从阴引阳,从阳引阴”的治法,具体发展了引火归原、纳气补肾的治法,这也是属于补肾治法的范畴。他说:“阴根于阳,阳根于阴。凡病有不可正治者,当从阴以引阳,从阳以引阴,各求其属而衰之。如求汗于血,生气于精,从阳引阴也。又如引火归原,纳气补肾,从阴引阳也。此即水中取火,火中取水之义。”^[2]引火归原是针对肾虚时肾火(浮阳、浮火)上浮而设立的一种治法,张氏认为主要是由于阴虚不能涵阳,或阴盛逼阳上迫,导致肾的虚火上浮,其本质上仍属真阴之虚,非峻补真阴,何以复其元气。张氏针对其特点,创用镇阴煎(熟地黄、牛膝、炙甘草、泽泻、肉桂、制附子)、理阴煎(熟地黄、当归、炙甘草、肉桂、干姜)、六味回阳饮、右归饮等方,一方面重用熟地黄、当归、枸杞子填补真阴,养阴涵阳,使阴复而

阳有所附。另一方面,又用少量桂、附、姜等辛热药踞其窟宅而招之诱之,则同气相求,以引导浮阳归之于下。

纳气归肾是针对气不归原之证,这是由于阴虚于下,则肾不能纳气于下,导致虚喘不续等,皆由肾阴不足所致。其虽病在上,其本则在下,不治肺而治肾,补肾阴为治本之法。张氏创用贞元饮(熟地黄、炙甘草、当归),方用熟地黄配当归补肾纳气,以治元气无根、精血亏损导致的气不归原之虚喘证。另外,张氏还有蟠桃果一方,用熟地黄、猪肾、胡桃肉补肾纳气,用芡实、莲子、大枣培土生金,属同一治法,也可用于肺肾两虚的虚喘证。上述引火归原和纳气补肾的治法,均属阴阳互济治法上的发展与应用,其治疗范围较广,对临床治疗上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
5 结语

张氏在五脏中,最为重视肾命。其调补阴阳,多从补肾入手。张氏的补肾治法,是以温补阳气为中心,特重专一精纯,但他重视补阳,又不忘养阴,擅长养阴治形填补精血以治肾,并能阴中求阳,阳中求阴。其补阴补阳,补肾补脾,在治疗上已融为一体,并完善了引火归原、纳气补肾的治法。张氏继承了我国古代传统的补肾治法,但又勇于实践,敢于创新,他创制了一系列补肾新方,形成了较为完整独特的补肾治疗体系,代表了中医补肾治法的较高水平,至今仍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,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

参考文献

- 1 张介宾.类经图翼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65:439,448,447,445,448,444.
- 2 张介宾.景岳全书.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59:638,286,35,974,37,45,918,974,55,20.
- 3 裘沛然.从来此事最难知——兼论张熟地.上海中医药杂志,1984,(6):22.
- 4 叶天士.临证指南医案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6:50.
- 5 王旭高.王旭高医书六种.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65:119.
- 6 谭学林.李中梓脾肾学说探讨.浙江中医学院学报,1982,(6):1.
- 7 高益民.关幼波老中医治肾琐谈.中医杂志,1980,(7):51.

• 征 文 •

中国中医药学会拟于 2001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“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学术大会”,现征文如下。

中医药现代化的概念、任务与策略;面对 WTO 中医药行业应对之策的研究与思考;中医药临床、教育现代化的内容与举措;中药现代化的研究;中医药科研、管理现代化的研究与举措;中医药的多学科研究;中医药知识产权的研究与对策;中医药走向世界的研究;与中医药现代化相关的研究。要求论文字数在 3000 字左右,并附 400 字的摘要,经单位审核加盖公章。入选论文将在《中国医药学报》增刊上发表。部分论文将刊于《中国医药学报》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专辑中。来稿请于 2001 年 8 月 20 日前寄至北京和平街北口樱花路甲 4 号《中国医药学报》编辑部,邮编:100029,联系人:闫志安、赵东,电话:(010)64216650,传真:(010)64297983。信封左下角标明“现代化”字样,并寄 30 元审稿费。